

自由与社群

公共论丛

RES
PUBLICA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自由与社群

RES
DUBICA

公共论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社群/刘军宁等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8.2 (1998.5 重印)

(公共论丛)

ISBN 7-108-01116-6

I. 自… II. 刘… III. 自由—研究—文集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337 号

责任编辑	夏 谦
封面设计	董学军
版式设计	姜仕依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4.125
字 数	339 千字
印 数	07,001—14,000 册
定 价	22.80 元

写在前面

公元 805 年, 仅仅半年, 由“二王八司马”发动的唐代永贞革新就失败了。参与革新的文学家柳宗元因此而被贬远州, 十年后又 被贬窜到更远的南荒。以迁客生涯赍志而歿的他, 晚年寄情山水, 以吟咏离骚, 写下了不少传世的诗文名篇。其中《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一首, 尤为千古绝唱:

破额山前碧玉流, 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 欲采蘋花不自由。

政治上失意的柳宗元, 对历史与命运的变幻凄迷, 低徊留止, 发为吟咏。这首诗, 委婉深致, 滄荡多姿, 蕴含不尽的意味。不想一千多年后, 侯官严几道先生伏案移译密尔《论自由》一书, 为了对译英文中 liberty 一语而搜索枯肠, 殚精竭虑, 就在“一名之立, 旬日踟躕”之际, 他偶然吟诵起柳宗元的这首诗, 忽而憬然有悟, 禁不住欢喜赞叹道: “所谓自由, 正此意也!”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系统译述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著作的人, 严复深谙译事之甘苦。但在他看来, 密尔之书所以难译, 不仅由于通常的译事之难, 而且更因“夫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 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严复对中国历古圣贤未能将自由“立以为教”深致遗憾, 然而, 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移向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 结果正像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在《两种自由

概念)中所指出的,就自由作为个人权利的观念而言,无论在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中国人那里,还是在其他古代文明中,都是缺席的,因为这一意义上的自由,纯属现代人的观念。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自海通以来,中国人向西方文明求取自由的真谛,耳熟能详的却是卢梭的名言。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为中国人列炬张乐迎来的卢梭,所讴歌的自由却依然滞留在古代的世界里。就在卢梭出版他的《社会契约论》的半个多世纪后,一位法国思想家在巴黎皇家中学发表了关于两种自由的著名演讲。在这位生于卢梭之后的思想家看来,与其说卢梭传播了自由的福音,毋宁将他视为危险的自由之敌。因为卢梭的所谓自由,是以古代人的自由来取代现代人的自由。这位在思想史上第一个起而区分两种自由的人,就是本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贡斯当的自由观,既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也是对卢梭带有极权民主倾向的自由论的拒斥。在卢梭看来,个人的自由不在于这一自由本身,反而在于由全体社会成员达成社会契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让渡去掌握政权。经过这样一番推演,卢梭所鼓吹的“古代人的自由”,即使装饰上“公意”的虚幻花环,却依然不过是一种以自由为名的徒刑而已。这就难怪他声称要通过强制来迫使人们“自由”了。而在贡斯当看来,现代人的自由却意味着个人离开国家而独立。他说:“我用自由一词,指的是个人对想要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以及要求使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权利之群众的胜利。”

从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出发,贡斯当在当时法国三翻四覆的政局中秉持责任伦理,而不取僵硬的立场。他注重裁量实际,讲究权宜变通,贬低纯粹理想与纯理性、纯信念在政治上的作用。以致有轻薄之人在他的姓氏上添加一个前缀,讥讽地称他为“安

贡斯当”(Inconstant, 多变的人), 其实, 贡氏多变中却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我为同一个原则奋斗了四十年, 那就是要在各个领域里实现自由。”(《文学与政治散论集》) 作为一位自由思想家, 他不在意执政者为谁, 也不在乎无知者的讥讽。在他看来, 君主制也罢共和制也罢, 任何体制都有可能产生专制暴政, 威胁自由。而衡量政治的根本基准则在于是否实行保障自由的宪政。正是由他开启的宪政研究, 成为其后西方宪政研究之嚆矢。

鉴于贡斯当的名字在一般中国读者看来还未免陌生, 为此编者特意约请李强博士全文移译了贡斯当论述古今自由的名篇, 译者还为此专门撰写了评述文章, 对贡斯当与卢梭自由观的对立及其在西方自由传统中的地位, 作出深入评析。这里一并刊出, 以飨读者。

卢梭的政治思想, 实际上兼具法国文人的浪漫传统与唯理主义, 放纵前者则颠覆了理性, 张扬后者则抹杀了自由。刘庚子、杨百成的《两种传统, 一个故事》, 解析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 涉及对法国这一传统的分析, 值得一读。

严格说来, 问题不在于英国还是法国, 而在于谁才能真正代表法国的自由传统。近代中国人熟知卢梭和百科全书派, 却对法国真正的自由传统重视不足。

谈到法国的古典自由传统, 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最早揭示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乡镇自治与社群对于维护自由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海纳重温这位思想家的论述, 认为要对治现代社会放纵与专制的两种危险, 依然需要复兴乡镇, 重视社群。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见《公共论丛》第1辑)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渊源中, 开掘出幽暗意识

的线索,钱永祥先生从张文中获致启发,进一步开掘西方宪政制度的思想预设,他在本辑中的文章,论述教会共同体对西方宪政的贡献,思路绵密,论述细致,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崛起一股意在挑战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思潮。与重视社群对于维护个人自由意义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社群主义虚构出个人与社群的对立,标新立异之心实多,而实事求是之意盖寡。研究美国文化的学者钱满素认为,有了自由的个人方能有理想的社群存在,政治善恶,财富多寡,最终的承担者仍然是个人。法学家苏力认为,社群主义在社会的实践层面并未能构成一种真正的挑战。韩震认为,社群主义只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一种补充。容迪、俞可平、顾忠华的文章,也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个人独到的见解。梁启超当年总结近代学术史,特别谈及近代中国人在汲取西学方面的稗贩、笼统。时代在进步。本辑中的作者都注意到社群主义思潮特定的西方语境。近年在某些留美学人的文章言论后面,却或明或暗地映现出这一思潮的影响。如果有人将社群主义的命题抽离其特定语境,加以横向移植,那恐怕将是剪辑错了地方。

自由是文明程度的标尺,而财产权则不仅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无恒产者不仅不会有恒心,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以往论者论述财产权利,多取经济学视角,刘军宁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一文,则从政治理论的视角加以透视。

汪丁丁博士论述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论文共分三篇,本辑刊出下篇《扩展秩序与演进道德》。卒章显其志。汪文的下篇出入于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存在哲学补充演进道德哲学的研究纲领。

18世纪的法国，唯理主义思潮盛行。无论贡斯当还是托克维尔，之所以不曾坠入唯理主义的泥淖，维护了纯正的自由传统，恐怕与他们都重视传统与自由的关联不无关系。贡斯当对此曾经指出：“我一直认为对待过去应当客气一些，因为首先在过去，并非一切都不好；其次，客气一些可以使过去比较平和地隐退。”现在香港大学执教的美国学者贝淡宁认为，现代民主制与儒教的贤人政治并不必然构成对立。所谓现代民主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意味着事事依赖多数的投票。现代政治事务的复杂，已为这两种价值观、两种制度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他的《二十一世纪的儒教民主制》尝试结合两者，其具体设想未必周全可行，但对制度层面传统与现代的打通，却作出了尝试，启人遐思。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世所敬仰。不过以往的论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他塑造为单纯的考据大师的形象，甚或是一位对现代社会的诸种价值抱有敌意的“遗老”式的人物，实犹未达一间也。倒是早年曾与陈寅恪为友的李璜的话值得重视：“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本辑《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一文，尝试通过对陈氏史学研究的梳理，力图揭示出陈寅恪史学的真实思想义涵。20世纪行将结束，回看陈寅恪一生的思想行迹，益使人感叹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为不可及，然而由此又使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将一位秉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孟德斯鸠，错当成主张中世纪主义的麦斯特(J. de Maistre)呢？与此相类，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还有当年主张调和主义迹近被人遗忘了的杜亚泉。

从严复移译密尔的书，距今已有百年了。尽管严复的观点

今日看来未必完全精当,我们依然不能不叹赏他推尊密尔的自由观,而贬斥卢梭的自由观的锐敏识见。就在世纪初年的兵燹中,他精心移译密尔论自由的译稿,却一度遗失,后来译稿失而复得,不胜感慨的严复把此事归为天意,他说:“将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

遗憾的是,严复这本凝聚多年心血的译著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或许正因为缺乏了这“一隙之明”,被卢梭所误导,才导致人们在理解现代人的自由方面往往陷入误区而不自知,在这一意义上,柳柳州的诗值得人们再三吟味。

编者谨识

1997年5月

目 录

公共论坛

自由与社群	1
钱满素:个人·社群·公正	1
苏 力:社群主义构成一种挑战吗?	7
韩 震:后自由主义的一种话语	15

个人,抑或共同体?	钱永祥	24
关于西方宪政思想的断想		
在自我与社群中的自由主义	容 迪	45
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	俞可平	66
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		
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与社群	顾忠华	92

专 论

扩展秩序与演进道德	汪丁丁	111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下篇)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刘军宁	138
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		
政府与市场:干预更多还是更少?	潜 龙	163
一宗学案的记录		

权利·自由·乡镇自治 保罗·海纳 190

重温托克维尔

两种传统,一个故事 刘庚子 杨百成 233

略论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个人主义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衰落探因 竹森 249

“后现代”景观中的国家 徐迅 271

学人志

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李强 286

人文思潮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贡斯当 306

新知旧学

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 王焱 329

二十一世纪的儒教民主制 贝淡宁 378

域外新论

旧传统与新取向 张静 393

从法团主义看“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模式

百年心路

杜亚泉的调和主义思想 高力克 414

公共书林 429

《公共论丛》编辑旨趣 436

英文目录 439

公共论坛

座谈会发言选刊

自由与社群

·钱满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个人·社群·公正

离开了个人,还有人类存在吗?

一个面团可以被任意切割揉合,但人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有它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生命既不能再分割,也不能以任何数量任何形式聚合成一个整体存在。从生到死,人注定是以单个生命体的形式生活、思维和感受。大千世界自然是千人千面,就算两个人再亲密,也必然自始至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和矛盾。如果人真的能铸成一个整体,像千手观音什么的,用一

个头脑支配,那么私心也就被彻底消灭,世界上的事情也就简单了。遗憾的是,这不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人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有具体有关“人”的事情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人身上,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平等、自由、权利等概念也都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个人也一样。抽象地肯定人类权利却具体否定个人权利,颇有架空人类的意味。如果这些概念只是对人类作为整体而言,那么自由就只能是指人类在天地宇宙间的自由,平等就只能指人与其他物种的平等,权利就该是针对神权的人权,或者是人改造自然的权利了。所以,除非特指,我们所说的自由、平等、权利等都必须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个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具体载体,一切权力、财富、荣耀、享受、压迫、苦难最终也都落实到个人。

自从人类摆脱了原始状态,少数个人就一直是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宰,谁能忘记那些不可一世的埃及法老、中国皇帝、罗马教皇、俄国沙皇呢?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提出了“个人主义”。这是对等级制而言的个人主义,它的实质是平权,是平民要求取消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已经是公认的历史进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共和国,无论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无不把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庄严地写入宪法,作为制订其他一切法律的依据。

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一定的个人权利不受王权的侵犯。以后随着王权的衰落,个人权利一直在逐步扩大。20世纪后,西方社会又经历了新的变迁,出现了各种个人权利被滥用或无法控制的现象,以致人们对人的理性感到怀疑,对自由主义感到厌倦,甚至宣称其失败。新问题有待解决,但历史却不能因此被虚无,即便说回到亚里士多德,大脑的记忆库中却删不掉其间的两千多年。若不是经过这一个个环节,西方能走到

现在这一步吗？今天若要取消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又有几人能同意呢？有些西方思想家往往过于欣赏自己的首创性，动辄否定前人，却忘了自己始终在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之内，也忘了自己之所以能标新立异，还是受惠于自由主义所奠定的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原则。

理想的社群是自由个人的联合

讨论个人与社群孰先孰后的问题有点像讨论鸡与蛋的问题。人是合群的社会动物，决不可能离开群体而正常生存，否则孤独就该是人人向往的绝妙境界了。个人与群体难分先后，并将长存。尽管它们之间会有对抗的可能，但这种对立并非水火不容。将个人与群体对立起来思考，似乎必须舍一取一的思路很是片面。关键不在于要群体还是要个人，而是如何促使这彼此需要的双方间达到自然的协调和成功的合作：作为个人联合体的群体是否能有效地运作？作为群体中的个人是否相互平等？是否还能保留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最强调个人的美国社会也是自由结社最多的社会，这正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要。托克维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平衡个人主义的一种有效方式。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宗法社会，移民们大多是自愿飘洋过海而来，在新的环境中，他们结成团体，首先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历史的规定。例如在纽约这样一个大量移民入关的港口城市，人们往往根据原先的国籍结成团体，为的是共同的语言文化有利于相互帮助提携。在西部的开发中，赶着大篷车的拓荒者必须结伴而行，才有望在旷漠中克服艰险，最终到达目的地。他们通常组成一个大小合适的团体，立下字据，保证一路上有难同当，决不

扔下一辆车不管,他们对违背誓言的人就地进行裁决惩罚。这样的团体在到达目的地后,便宣告使命完成自行解散。

美国西部社会的形成过程与旧世界截然不同。政府对辽阔的西部土地往往不知详情而急于出售,一些合法的土地购主又意在投机,并不真去耕作。同时一批批性急的移民根本等不及政府组织人力勘测土地,便自占公地开荒立户。无论哪种情况,西部的社区总是先于政府而存在。是社区的存在和发展规模推动了镇、市、州政府的建立,也由社区自己决定地名和选举各级政府官员。总之,政府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的。居民们为了自己社区的繁荣昌盛,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争取更多的投资,为了成为政府的所在地,真可谓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捐款捐物,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此已融为一体。

社区不过是社群的一种,还有许多社群是由于共同的信念、兴趣、职业、种族、宗教、性爱倾向,甚至疾病等原因而组成的。人们既可能为了一个具体的功利目的结成临时同盟(如房客联合起来反对房主提高房租),也可能为了更深层的原因而组成长久的党派(如出于对奴隶制的不同观点而成立共和党)。然而,个人的加入或退出社群必须出于自愿的原则,并且在社群中不丧失他法定的一切权利,也就是说,社群的规章不能与宪法的原则相左。美国的党派是相当薄弱的,一般人选择党派,不过是同意该党派的政见而已,未必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更不受纪律上的约束,徘徊于两党间的大有人在。

美国的结社极为普遍,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寻求同类。社群不是个人的取消,而是个人的加强。当个人感到缺乏力量时,便联合成社群。在一个正常的社群中,个人应该是自由的。当一个社群开始剥夺个人权利时,它就很可能在违背初衷了,应当警惕不要像人民圣殿教那样,沦为可怕的邪教。

正义观与确立社会再分配原则

每当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的财富,产生新的阶级;每当社会的腐败引起极端的贫富不均,社会失去公正;每当人们不能再继续接受现行的分配原则,社会便蠢蠢欲动。实际上,每次革命都在试图解决一个重新分配的问题——重新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权利。

分配的原则必须符合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公正原则,当社会中的大多数对这套分配原则能够认同时,事实上的不平均就可以被接受。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君臣臣无疑是公正的。而在创立共和国的人们心中,君主制当然就是不公正的。两性的不平等、种族的不平等,都曾经被认为是公正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具有道德含义的正义观和道德一样,随时代而变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通行的社会正义观,它最能反映当时当地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于 1971 年,反映了当时美国调整分配原则的需要。美国在 19 世纪末建成了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又获得进一步飞速发展。二次大战后美国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地球上稳坐首富之位,综合国力之强实为历史之空前。全国上下洋溢着自信和乐观的气氛,人们期待着从这块日见增大的蛋糕中分到更像样的一份。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计划”和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期待,整个 60 年代中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可以说都是为了重新确立分配的原则,向美国一贯的 WASP(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白人)和男性白人的主流挑战。约翰逊任内通过的一系列民权法以及各项社会福利制度都是为了使更多的美国人分享国家

富强的果实。美国社会开始明显走向多元。

在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中，第一个自由平等原则是美国独立宣言早就承认的，第二个差异原则认为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弱者，则是以新的补偿原则在促使实现第一条原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根据1964年民权法所制定的“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它规定凡与联邦有经济关系的单位必须在就业、晋升、大学招生等方面使少数民族和女性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目标和进度时间表。法律本来应该超越种族和性别，但由于历史上存在的不平等，少数民族和女性在美国一直处于弱势，法律现在倾向于弱势集团，是以一定的补偿来纠正历史的不公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大致反映了60年代美国的社会思潮。

一个社群在再分配中受惠，最终得益的还是这个社群中的个人。目前西方的正义理论时有争议和翻新，但似乎都还没有完全离开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基础。很难设想一种新出现的正义观会回到否定个人的立场，如复辟君主制之类，恐怕还是趋向更广泛的公民权利。回到中世纪大概是什么新理论的发明者都不会同意的。正因为大原则的基本一致，美国政治大都围绕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展开争论。

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它有着明显的国界，成功的社会科学就是最有效地解答该社会提出的实际问题。社会的不同，问题的不同，使各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却难以照搬。每个社会必须研究自己的问题，在本国国情的上下文中做文章。